

全译本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法) 小仲马 / 著

刘晓菲 / 译

*guomin
yuedu
jingdian*

国民阅读经典

[法]小仲马著 刘晓菲译

茶花女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刘晓菲译.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77-3639-9

I. ①茶… II. ①小…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2362号

书 名 茶花女
作 者 (法) 小仲马
译 者 刘晓菲
责任编辑 徐 佳
责任校对 李 程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0431-89580026/28/29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7-3639-9
定 价 16.00元

译者序

人往往在低潮时期才能领会得到真谛，这也是伟大的作家往往经历坎坷的原因。法国著名小说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人生历程即是如此一波三折，令人唏嘘。小仲马的父亲，正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他在与一名女裁缝卡特琳·拉贝私通后有了儿子小仲马，当时已经成名的大仲马为了更好地混迹于上流社会，将他们母子抛弃。

直到小仲马七岁的时候，良心发现的大仲马终于从法律上承认了这个儿子。一场法庭宣判过后，小仲马的抚养权归大仲马。虽然大仲马负担了拉贝的生活费用，但是他始终没有承认拉贝是他的妻子。作为一个私生子，当时年纪尚小的小仲马孤独地面对这个现实，满心疑惑。他曾在最后作品中提到他和母亲分手时心中的痛苦，和在寄宿学校时同学们对他这个私生子的歧视和虐待。

这些痛苦困扰着小仲马，在成年之后，那时的女性身份卑微，不被尊重，却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灵向往着真情。她们被现实狠狠摧残，被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唾弃，最终受尽屈辱和误会。小仲马感受着她们的无力和绝望，最终也同样爱上了一个这样的女人：玛丽·杜普莱西。

性格鲜明、感情纯真的玛丽，自幼为生活所迫沦落为一名风尘女

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小仲马对她的爱恋。玛丽也同样珍重小仲马的真挚爱情，但为了维持生计，她仍然和一些富人保持关系。小仲马一气之下甩给玛丽一封绝交信后出国旅行。直至 1847 年回国，他才得知只有 23 岁的玛丽已经不在人世。后来他才知道，在玛丽病重时，她昔日的追求者都弃她而去，死后送葬的不过两个人而已。

悲痛欲绝的小仲马陷入了无尽的愧疚和自责之中。作家们宣泄内心情感的最佳方式正是写作，于是，小仲马将玛丽视为“茶花女”，将其在书中复生：巴黎风尘女郎玛格丽特为青年阿尔芒的真挚爱情所感动，毅然离开社交生活，与阿尔芒同居乡间。阿尔芒的父亲责备玛格丽特毁了儿子的前程，玛格丽特被迫返回巴黎重操旧业。阿尔芒盛怒之下，在社交场合当众羞辱她。玛格丽特一病不起，含恨而死。阿尔芒读了玛格丽特的遗书，方知真相，追悔莫及。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都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奥菲勒·戈蒂耶”做女主人公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做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来命名她，把她看成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迪尔”，同时保留她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心中下贱的妓女。

现实和社会规则从不对弱者抱有怜悯。这一点，玛丽和茶花女想必都是感同身受的，而曾目睹过母亲的挣扎和窘境的小仲马也能体会

得到。

在书中，坦率热情的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对阿尔芒说出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些受命运摆布的女人，我们有一些古怪的愿望和不可思议的爱情。我们有时为了某一件事，有时候又为了另一件事而委身于人。有些人为我们倾家荡产，却一无所得，也有些人只用一束鲜花就换得了我们。我们凭一时高兴而随心所欲，这是我们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借口。……我们已经身不由己了，我们不再是人，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们要满足自尊心时最先想到的是我们，但他们又把我们看得比谁都不如。……那时候，我遇到了你，你年轻、热情、快乐，我想使你成为我在表面热闹实际寂寞的生活中寻找的人。我在你身上所爱的，不是现在的人，而是以后应该变成的人。”玛格丽特的真诚，让这份爱显得更加可贵。

正是因为幼年饱尝家庭不幸带来的种种辛酸和痛苦，后来还亲眼看到父亲大仲马一生受累于种种桃色事件，并因此落得晚景贫困凄凉，所以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大力宣扬家庭及婚姻的神圣，对资产阶级社会风气、家庭生活和伦理道德做了比较细致的描绘和揭露，抨击了娼妓社会对家庭婚姻的威胁，歌颂了纯洁高尚的爱情，成为社会问题剧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在小说问世的时候，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经渐趋式微，但是这部小说仍然散发着一股颇为强烈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遗书一篇比一篇更加动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这批遗书读起来声声哀怨，字字血泪，荡气回肠，酣畅淋漓，致使整篇小说在感情奔放的高潮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 1
一 / 1
二 / 8
三 / 15
四 / 22
五 / 31
六 / 40
七 / 49
八 / 60
九 / 69
十 / 91
十一 / 103
十二 / 112
十三 / 123
十四 / 134
十五 / 142
十六 / 151
十七 / 158

十八 / 166

十九 / 173

二十 / 180

二十一 / 189

二十二 / 198

二十三 / 208

二十四 / 221

二十五 / 229

二十六 / 243

我的见解是，只有对人物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像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说该语言一样。

由于我现在对于文学创作还没有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因此，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

我真诚地希望读者们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到目前为止故事里面所有出现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外，至今还在人世。此外，我所记录的大部分故事，在巴黎都有一些见证人，倘若我的证据不足的话，这些人可以出面为我做证。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只有我能完整地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也只有我确切地了解这个故事，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写出这样一个完整的、兴味盎然的故事来呢？

下面就来说说我是怎样了解这些详情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路看到一张黄色的大幅广告，广告宣称将要拍卖家具和贵重古玩。本次拍卖是在物主过世以后举行的。广告上并没有说到物主的姓名，只说拍卖将在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点于安泰街九号举行。

广告另外写明，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参观这套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古董爱好者。因此心想这次可不能错失良机，就算什么都不买，也要饱个眼福。

第二天，我来到安泰街九号。尽管时间还早，可是住宅里已经有很多人来参观了，甚至还有女性。虽然她们身穿高级的丝绒服装，披着华贵的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但是她们都带着惊讶甚至羡慕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就懂得了她们为什么羡慕和惊讶了。我四处观察了一番，很快就发现自己正待在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①的公寓里。可是，上流社会女人渴望看到的，也恰是这种女人的内室。——这里恰巧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正在参观物主的闺房。这些女人靠人供养，拥有华丽的马车，在她们乘马车出去风流的途中，马车上每天都会溅上污泥。她们和那些贵妇人一样，在意大利的歌剧院都有自己的包间，坐在贵妇人的隔壁。她们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摇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如今我参观的这座公寓的女主人已经故去，因此现在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随意地进入她的房间，参观她的卧室。死神已经僵化了这个富丽奢华而又淫秽的房间里的空气。况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们可以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的，来之前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欣赏一下广告上提及的东西，预先做些挑选而已，这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这些奇珍异宝

① 即当时的高级妓女。

中，探索这个交际花的生活痕迹。更何况，她们已经通过与某些人的交谈，听到过有关这个交际花的异乎寻常的故事了。

可惜的是，那些秘事已伴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消散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理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能获得死者留下来的要拍卖的东西，却一点也看不出女主人生前一丝的生活痕迹。

不过幸好，值得买的东西还真不少。房间陈设富丽堂皇，布尔^①雕刻的玫瑰木^②家具，塞弗尔^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刺绣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我跟随着那些比我先来、充满好奇心的贵妇，在公寓里信步而行。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墙布的房间，当我正要跟着进去的时候，她们却马上笑着退了出来，仿佛羞于这次新的猎奇。这反而激起了我马上踏入这个房间的强烈欲望。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里面布满了各种最精致的玩意儿，从这里看出死者生前是如何的穷奢极侈。

靠墙摆放有一张大桌子，宽大约三尺，长六尺。阿克卡和欧蒂昂^⑤制作的各种珍宝在桌子上面闪闪发光。这真是一套洋洋大观的收藏。这上千件珍贵品对于这间房的女主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梳妆打扮之物，而且其中没有一件不是用黄金或白银制成的。很显然，这一大堆收藏品只能是逐渐罗致起来的，而不是某一个情夫所能搜罗齐全的。

我看着这间梳妆室，虽然它的主人是由情人供养的，但我心中并未感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乌木雕刻家，擅长在木质家具上精工镶嵌。

② 一种原产于巴西的高级木材，能散发出玫瑰花香。

③ 法国著名瓷器产地。

④ 德国著名瓷器产地。

⑤ 十八、十九世纪间巴黎著名的金匠。

觉厌恶，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致地仔细地观赏了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器具，都雕刻着各种不同姓氏的首字母和形形色色的纹章^①。

我瞧着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向我描绘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肉体买卖。我认为，上帝对她还算宽宏大量，没有让她遭遇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风烛残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在奢华中死去。对于那些交际花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确实，还有什么比堕落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更为凄惨的呢？她们的晚年过得没有一丝尊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丝毫同情。这样遗憾终生，并不是因为追悔误入歧途，而是悔恨自己一错再错，用钱不当，这是人们所能够听到的最使人悲伤的遭遇之一。我见过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的生活只留给她一个女儿，用她同时代的人的话来说，她的女儿几乎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她从来没有对这个可怜的女儿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反过来要她给自己养老，就像她从小养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个可怜的女孩名叫路易丝，她顺从母亲的心愿，委身于人，既没有选择，也没有兴趣，更没有热情，就像是有人想要她从事某种职业，她就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期以来耳濡目染这种堕落的生活，并且早早地沉湎于此，再加上这个姑娘长期以来体弱多病，这一切抑制了她分辨是非的能力，上帝可能也赐予了她这种能力，但是没有人想过要施展它。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姑娘，她几乎每天总是在同一时刻经过大街。她的母亲每时每刻都陪着她，如此持之以恒，就像一个真正的母

① 旧时贵族家庭的图标徽记，通常被镌刻在该家族的器物上。

亲陪伴她的亲生女儿一样。那时我还年轻，很容易接受那个时代轻佻的社会风尚。但我还记得，每当看到这种引起议论的监视行为，我从心里感到非常鄙视和厌恶。

每个处女的脸上，都不会有如此天真无邪的情态和如此忧郁而痛苦的面孔。

这是屈从女郎^①的面孔。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突然变得容光焕发。在她母亲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里，天主已经准许她获得幸福。然而，天主既然已经给了她软弱无力的性格，为何不让她在痛苦的生活重压下得到一点点的慰藉呢？这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开心得战栗。人的心灵总有一些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赶紧跑去把这个令她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她母亲。这件事情实在令人难以启齿，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一些伤风败俗的故事，而是在讲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如果我们觉得没必要经常地揭露这些女人的悲惨遭遇的话，那么我们闭口不谈也许会好一点。人们往往谴责这些女人，又不听她们的辩解，蔑视她们，不给她们公正的评价。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但是做母亲的竟然这样回答她的女儿，她们两个已经不够花销了，三个人的话就更难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没有的好，因为怀孕不做生意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接生婆——我们暂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卧床数日，病好后，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更虚弱。

① 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大理石雕刻的神情哀怨的妇女头像。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子对她心生怜悯和爱慕，想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这最后一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最终由于流产的后遗症不治而逝。

她的母亲仍旧活着，生活得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正当我凝视着那些银匣子的时候，这个故事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看来我已经沉思冥想了好久，因为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门人，他正在门口留心察看我是不是在偷窃。

我走近这位看门人，他被我弄得惴惴不安。

“先生，”我诚恳地对他说，“您可以告诉我这房间的主人是谁吗？”

“玛格丽特·戈迪尔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并且还与她有一面之交。

“是吗？”我对看门人说，“玛格丽特·戈迪尔去世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去世的？”

“大概有二十天了吧。”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那些债权人觉得这样做能抬高拍卖价。买主可以提前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您知道的，这样可以提高价格，招揽顾客。”

“这么说，她还欠着债了？”

“噢！先生，欠了好多呢！”

“那么，拍卖下来的钱可以付清那些债务了吧？”

“还能剩好多呢。”

“那么，剩下来的钱给谁呢？”

“给她的家人。”

“她还有家?”

“好像有。”

“谢谢您，先生。”

看门人知道了我的意图之后就感到放心了，还对我行了个礼，我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的那个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身边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之心。

可能很多人对此感到荒唐可笑，但是我对这些烟花女子总是很宽容的，甚至我觉得没必要为这种宽容的态度与人争辩什么。

一天，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看到旁边一条街上一个妓女被两个警察押走。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到底犯了什么罪。只看见她痛哭流涕地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亲吻，因为她被带走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了。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不会轻易地蔑视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会定于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间歇，这段时间是留给挂毯工人，拆卸帷幔、窗帘等物品用的。

那时候，我正好从外地旅游回来。当独自一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我的朋友们总是给我讲一些重要的新闻，然而，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死作为重要消息告诉我，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玛格丽特风致楚楚，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讲究的生活人们越是街谈巷议，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犹如某种星球，升起和陨落时一样黯然无光。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就会同时知道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都是密友。他们在一起时会互相回忆她过去的逸事，然后各人照旧生活下去，丝毫不会受这件事的影响，甚至没有一个人为此而掉一滴眼泪。

现如今，人到了二十五岁，眼泪就变得非常珍贵，不可能随便对什么女人抛洒同情之泪，最多也就是为曾对他们花费过金钱的父母们哭上几声，作为对他们花钱抚养自己的报答。

而我，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一件梳妆匣上都没有以我的名字首

字母组成的图案，可是我刚才声称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之心，使我对她的辞世久久不能忘怀，虽然她可能根本不值得我如此缅怀。

我记得过去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碰到玛格丽特，那时她总是坐着一辆由两匹枣红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的小马车，每天准时到达那里。那时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为她那不同凡响的美貌更添风采。

一般这些不幸的女子出门时，身边总是有人陪伴着。

这是由于这些男人都不愿意把自己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公诸于众，加上这些女人害怕孤独，因而外出时总是身带女伴，这些女伴的境况要差得多，没有自己的车子，而且大多是爱卖弄风姿的老妇人，无论如何打扮，也无法显示出她们的俏丽。假如有人想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子的任何私密事情，那么，尽可以大胆放心地去向她们打听。

玛格丽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独自一个人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冬天围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着十分淡雅的连衣裙，尽量不引人注意。尽管在这条她喜欢散步的大道上有不少熟人，她也仅仅偶尔对他们微微一笑，那仿佛是出自一个公爵夫人的微笑。

她也不像其他同行那样，在圆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那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布洛涅园林^①，她在那下车，漫步一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那华丽的马车，疾驶回家。

以前我目睹过这些情景，如今依然记忆犹新，这位姑娘的早逝令我非常惋惜，就像人们惋惜一件被毁坏的、精美的艺术品一样。

① 巴黎近郊一处旧时上流社会人物的游乐胜地。